

經

義

考

三十四

2009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七

季氏立道春秋貫串

佚

鄧文原志墓曰季氏世居處之龍泉先生諱立道字成甫爲湖州歸安尉推恩擇山水勝地便祿養祖妣授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嘗手鈔春秋左氏傳考摭史記國語諸國名謚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曰春秋貫串

彭氏絲春秋辨疑

未見

劉氏 淵春秋例義

佚

春秋續傳記

佚

左傳紀事本末

佚

胡氏 炳文
春秋集解 指掌圖

俱未見

陳氏 楠
春秋三傳節注

未見

熊氏 復
春秋會傳 或作成紀

未見

吳澂序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
書實事而善惡形乎中矣世之學春秋者率謂聖人有意
於褒貶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而況後之注釋者乎或
棄經而任傳或臆度而巧說幾若舞文弄法之吏然觀者
見其不背於理不傷於教莫之瑕疵又孰能紬繹屬辭比
事之文而得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哉漢儒不合不公無足
道千載之下超然獨究聖人之旨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
劉氏抑其次也澂嘗因三傳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
不敢以示人今豫章熊復庶可所輯會傳同者已十之七
八諸家注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熊君謹厚醇正
篤志務學其可爲通經之士云

南昌府志復字庶可新建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四方來學

者常數百人門人稱之曰西雨先生

徐氏 安道 左傳事類

未見

吳澂序曰杜元凱讀左傳法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然後爲得淵哉乎其言也豈惟讀左傳宜然凡讀他書
皆然朱元明以徐安道所輯左傳事類示予夫作文欲用
事而資檢閱記纂不爲無功也用心如此亦勤矣以此之
勤循元凱之法俾左氏一書融液貫徹於胸中儻有所用
隨取隨足無施而不可其功猶有出於記纂之外者安道
試就季父半溪翁質之

張氏 鑑 春秋綱常

日望

佚

吳澂序曰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
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旨也古今春秋傳序注家奚翅
百數或間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鑑
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
觀其序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
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於千萬世旨哉書乎余故識其
篇端

程氏直方春秋諸傳考正

未見

春秋會通

未見

俞氏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十二卷

存

臯自述凡例曰自晉杜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考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爲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爲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例也會吳

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
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歸字雖同而其義則
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
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贍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譏其過時始
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此又
喜其歸異其詞以嘉之也凡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
如國君奔一也而內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
殺公子一也而內奔書遜弑君一也而內弑書薨不地
又如易田書假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口鄭因會伐而朝
書如凡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也是
皆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

沈潛反復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
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吳澂序曰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氏穀梁氏之徒旣傳其師之說以爲傳而其閒有稱子公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趙氏遂合二師之說爲纂例爲辨疑等書至今啖趙之學得以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臯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眾說擇之精語之審粹然無疵經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

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爲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臯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矣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張萱曰元泰定閒新安俞臯述取諸家之說融會之系以三傳其大旨宗趙良鈞

黃虞稷曰臯字心遠新安人泰定閒師事宋進士趙良鈞長鈞仕宋爲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臯以所聞於師者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未及

程氏龍春秋辨疑

佚

葉氏正道左氏窺班

佚

戴表元序曰夫子沒遺言之著於世者爲經學者爲經學者各爲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爲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爲一書以達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葩葉

凋稿以爲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以來皆直取春秋爲斷甚者尙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考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峯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卽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予予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由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以謬橐久矣嗟夫此豈若予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耶君白石古海人

吳氏化龍左氏蒙求

俟

戴表元序曰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寒同枕饑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

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間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嵬然占居上游諸間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慙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邪別十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强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顏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予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辨治衣食尋計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乃益堅誠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統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卽已精熟蓋

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余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橐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攘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俞氏漢春秋傳

三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漢字仲雲諸暨人撰春秋三十卷進呈書付禮部刊行辟爲儒學官不就卒友人私謚曰文惠

黃虞稷曰字仲雲諸暨人所纂書元時命禮部下江浙儒

學刊板授書院山長不赴

單氏庚金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

佚

春秋傳說集略

十二卷

佚

戴表元作志曰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不得志於貢舉隱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其書已脫橐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

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
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

劉氏莊孫春秋本義

二十卷

佚

袁桷曰劉隱君論春秋爲魯史之舊是則發先儒之遺旨
陳氏則通鐵山先生春秋提綱

十卷

存

胡光世序曰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
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
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彙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

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濟其闊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鎔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矣

王氏

申子春秋類傳

未見

吳澂曰巽卿春秋類傳極佳雖有二二處與鄙說不同然大綱領皆精當

田澤曰春秋一經後儒之說但祖三傳如釋例長歷集解調人繁露義函之類聞於世者不啻百餘家不爲不多然元年春王正月之義終無確論雖胡氏有夏時冠周月之